

流動的觀看

日期：2012.10.17

老師：駱以軍

時光蹣跚，被禁錮於此的昔日魅影

那些關於S、C、T、X君……

我和另一個我的臉的昨日之街

這是「我們」系列的終極收藏。小說家穿梭在現實與夢境之間，未來之城與昨日之街，成為手執密室之鑰的說故事的人，開啟每一道門格放一個故事現場，是一路角色扮串之旅：父親、丈夫、兒子、摯友、作家、鬼魂，是與他（她）君與陌生人與另外的自己的對話者，傾聽與訴說同步運鏡在同一張臉上浮現的百種表情，突兀莫名老逝哀傷甜美血腥不思議的憂傷……

這是你的「昨日之街」

所以你總得有一被隔斷在另一界面的「往事」

像泡水散潰的麥麩餅乾

塊狀裂解漂浮遠去

駱以軍

文化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等。曾出版小說《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闌的酒館離開》、《紅字團》。

■ 種樹的男人（選自《臉之書》）

夏天開始的時候，我進入一種靜默、固執的著魔（如今想來，我少年的時候，確實具有這種一旦迷上什麼事，便偏執上癮的性格缺陷。譬如學古典吉他、學花式溜冰、籃球、紫薇斗數……似乎皆是在一完全沒有根基、脈絡的狀態，突然一頭栽進去，便至少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不理會身旁的人覺得我是瘋子，激凸苦練。但之後確因缺乏天賦或不在一體系內循序積累，總在大火焚林的狂熱熄滅後，因挫折或瓶頸而將那些事完全拋棄）——我變成一個「種樹的男人」。

我指的是一種身體的勞動，而非進入園藝的專業知識與詩意審美（如我尊敬喜歡的劉大任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我的公寓在四樓頂，之前房東似乎錯過新舊建管法的縫隙，沒在頂樓如其他人加開個鐵皮篷屋，所以每到六、七、八月盛夏，太陽直接曝曬頂樓裸露的水泥面，我們的屋子便熱得如同烤爐。冷氣開一整天還是頂不住（對不起我知道很不環保，但那個熱是迫臨生存的，會被烤死的），入夜後牆磚及屋頂水泥會把吸了一天的熱能持續吐出，我常在半夜兩、三點走到客廳，溫度還是在三十八、九度。這變成我搬來台北這四年，每個夏天的噩夢。大約是兩年前吧，有一天我突然抓狂，跑去建國花市一個攤位，跟老闆娘訂了五十盆的小盆栽（都是一盆一百五、兩百的幼株，主要是櫻桃、九重葛、扶桑…）請他們幫我搬到頂樓陽台，但因盆小土淺，一列列排在那水泥平面上，我早晚皆澆一次水，仍沒多久便全體枯萎垂頭。且因枝葉稀疏，似乎也沒能擋住多少那強大太陽光的曝曬。夏天過了，我便被生活的暴亂捲入，不太上樓替它們澆水。通常是隔年夏天將即，才又想起，那五十盆小植物在城市上空，各自拳抓著一碗泡麵容量的泥土，捱過乾旱少雨的冬季和奇異無梅雨的四、五月，竟還有一半以上存活下來（雖然枝葉焦枯，但若再持續澆水個一、兩禮拜，枯枝周身會冒出一粒粒嫩綠色的小芽，之後會舒展張開成小葉）。那幾盆確定枯死的，從小盆中扯出，根鬚糾抓著已沙化成粉末的乾土，像被烈焰烤成木乃伊的扭曲嬰屍，非常淒慘。

第二年我向巷口雜貨店老闆要了幾只保麗龍箱，打孔買培養土灌入。亂扔幾顆番薯馬鈴薯，開始倒也藤蔓輻射攀延，張開一片片巴掌般的綠葉。但一入七月，太陽光爆一照，那些藤葉落地貼觸到灼燙的水泥地面，立刻焦枯萎死。這之間也打游擊搬上去幾盆什麼曇花啦、百香果啦、變葉木啦、長春藤…但就像拿射鐵砂土製槍的雜牌散兵遊勇，對抗頂頭用核彈空襲之未來戰機的無效戰爭…

這樣的「盛夏一到便買小盆植物送上頂樓擋烈日—夏天結束便忘了它們任其自生自滅—隔年盛夏烈日重臨又爬上頂樓前線清點陣亡者」，在我心裡，變成一種晦暗的，小規模的生老病死週期循環。

今年初夏，我終於被那頂樓一小盆一小盆從枯沙裡拔出的植物屍骸激怒了。決定要和這殘虐的強大烈陽打一場有效率的組織戰。當然還是像愚公移山（一方面是經濟因素，一方面是運輸能力，只有我一人扛搬那頂樓種樹所需的一切花皿、植株和泥土）。我每個週末、週日便到建國花市，一次買四、五個環抱大的塑膠空盆，拎四袋混合培養土，提上五樓梯階，把小盆裡那些劫後餘生，個頭矮小的櫻桃、九重葛，移種到大盆…

一週大約換個十盆，慢慢的，頂樓那沙漠旱地上一片枯瘠的殘敗零落景觀，變成了好像空中花園（比較像電影裡外太空星球移墾的基地），一整列香爐般盛滿土的大花盆（我必須承認，那些赭紅色有蟠龍紋的合成塑膠花盆真醜），因為足夠涵水的土壤，那些櫻桃、九重葛，全生意蓬勃枝葉張展，個頭竄長得恁快…

這開始上了癮。才發現那些幼株如何能擋住整個陽台的曝曬面，於是到建國花市時，土繼續一袋袋，醜大盆繼續一落落買著，也開始在不同攤位，下手一些枝葉較茂密，塊頭較大的玉蘭樹、真柏、福木、檸檬、阿勃勒…突然像《百年孤寂》中沉迷於自己打造小

金魚飾物的邦迪亞上校，我在這個家的形象，成了整天扛著各式植物、山土，氣喘噓噓爬樓梯，而後消失在妻兒眼前，自己在頂樓敲打（把植株從小盆中連原土倒扣敲出）、倒土、澆水…的，「種樹的男人」。每有親友來訪，我的不在場不再是「他去咖啡屋寫東西了」，而是「他去樓上種樹了」。那裡頭應該有一種類似宗教祭祀，讓人內心平靜的本質。我常在晚上七、八點空氣整個涼下時，獨自在頂樓澆水。隨著一大盆一大盆植物抽高，有時我拿著橡皮水管在那些綠葉蔥鬱，幾乎皆已長到胸前的小樹間穿梭，像是在一微型森林或花園迷宮裡悠遊，那時灰白的天空猶有微光，四周環伺著大樓的廓影（奇怪那些大樓似乎都空置著而寥寥落落只有幾扇窗亮著燈，或是頂端一明一滅，孤寂透了的飛航閃紅燈），有時天頂鑲著一顆銀白明亮的金星。樹葉的不同氣息像魔術在我周圍旋轉。近距時猶會發現葉面上積著水銀般的小水珠。那些時刻，我總會為自己是在城市上空而不是山裡，感到迷幻如夢…

夏天結束的時候，開始從腰椎為中心軸，向臀部、腰?、大腿甚至小腿，出現一種亂竄式的劇痛。我因長期久坐書桌，肩背（尤其是膏肓那兩塊凹窪）沒事就拉傷，且因過胖且性子急，時不時也會發生猛然起床腰便扭傷的事。但這次的痛似乎是另一陌生層次的，像牙爛劇疼，痛到茫了醫生問哪裡疼，似乎到處都是痛點。屁股像小時候被老師用藤條狠揍過，熱辣炙刺，連坐都無法坐（所以這一陣常是站著看書、寫稿），找盲人按摩、中醫診所針灸、拔罐、干擾波、貼狗皮藥膏…全不得要領。這麼痛急亂投醫整弄了兩個禮拜，實在痛到整個人都灰心了（這時才充滿現實感意識，我這行業真正傷不得的，原來是腰和屁股啊），到朋友介紹的一間復健科診所掛號。老醫生三、兩下就判了病根，說是「坐骨神經痛」，腰椎神經根受到其他脊椎結構壓迫，什麼我脊椎骨間的軟骨滑脫、錯位…椎間盤突出或變形…噁哩咕嚕（對不起我記不清那專業之描述）。於是，我被叮囑每天要到診所二樓復健室「拉腰」—那是一張非常像薩德侯爵之類的性虐待癖畫的設計圖所造出來的機械金屬床，你躺上去之後，美麗的護士會拉起一些皮帶、皮套將你的腰部緊緊束綁住（我講的全是真的），按下按鈕，那鐵床會用一種輸送軸的運動力道，將你整個人朝上下拉扯（這種拉扯如果還加上手足四肢，應該就是所謂的「五馬分屍」）。你會聽見自己腰脊深處發出喀啦喀啦筋絃崩斷的聲音。我心裡想，這是治療那什麼「坐骨神經痛」嗎？這根本是每個矮個高中男生心目中夢幻的、超殘暴的「矮子樂增高器」吧？

經過醫生詳細探詢，確定我之所以才這個年紀，腰椎就變形錯位，其原因正就是這個夏天，瘋狂激凸地搬近四十袋土和各種植物爬上五樓頂建造「空中花園」的運動傷害。於是，場景的挪換（我的妻子每天問：「你又又要去拉腰了嗎？」變成每日我躺在一床一床的老人之間（恐怖的是，他們有的是坐在一電椅般的座位，有一皮帶扣住他們下巴，他們是在拉頸），靜默地聽那金屬機械喀啦喀啦扯他們和我的身體的聲音。他們偶爾會沒有重心地窮哈啦，有時我會聽見深沉的打鼾聲。

對我而言，這個夏天是真正過去了。

■ 鍾曉萍

在KTV的包廂裡，話題不知為何兜到「鍾曉萍」這個人身上。『算是我歷來哥兒們的馬子中屬一屬二的美人，鷹勾鼻，杏形兩眼漆黑帶電，主要是驕傲、自信、善譏諷（每當我們這群廢材陷溺在一種瀝青般的自戀感傷時，她那張鷹科美麗帶殺氣的臉便會從煙霧中浮現，冒出幾句禪師般嘲笑我們的話），倒是第一次聽她近乎歇斯底里地談少女時光的，巨大到難以修復的挫傷：

「那個鍾曉萍噢……我真恨死她了……不止是我，我敢說我們那個年代，上下各三年，所有台中女中的女孩全恨她。天啊她的存在就像神仙下凡，我們在十六、七歲時不幸目睹了那個神蹟，從此你就被核輻射給燒融了，日後我慢慢發育，不管哪個階段，有多少人告訴妳哇妳有多美，妳是正妹……我全部不信，那像是那個年紀就被照妖鏡照過了，我看著鏡子裡像油漬小雞的自己：是醜八怪！妳是醜八怪！」

「等等，嫂子妳太誇張，妳在說的是張曼玉嗎？張柏芝嗎？范冰冰嗎？喂妳是大美女？」

「哎唷，那些人，我承認是真的美，可是美得像有個皮囊水壺器皿裝水，你描述得出那個美的大致輪廓。但鍾曉萍不是，她是仙女，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們描述她的美。無法用人間的形容詞，如果她從你身邊走過，你只會覺得一片神光籠罩，充滿感激和自慚形穢……」

「你想想，我低她一屆，我們上三屆，下三屆，你去問問那年代台中女中畢業的，不，整個台中的女校，什麼曉明啦、明道啦、台中商專啦……除了『鍾曉萍』，誰記得另一個女孩的名字可以和『美女』連在一塊？」

「大扯了吧？妳們又講不出個樣貌，我根本無從想像。」

「是真的，我們現在回頭看當年的王祖賢、關之琳吧、劉嘉玲吧——就別提現在螢幕上不知中元普渡拜拜完忘了收回去滿眼亂跑的那些歪瓜劣棗——很多時候我們仍訝異驚嘆，真美，冒著光霧仙氣，青春無敵，但那都是有一個特點突出，有個性，有一個「美女」的昆蟲學系譜分類，可是譬如說，今天有一部電影，導演是誰不知道，劇本是誰不知道，電影公司製作人什麼什麼都不知道……可是片名叫作《褒姒》，電影海報就寫著：『鍾曉萍主演』——你就會完全信服。她就是這麼美。」

「真的，」一旁的C幽幽地說，恰好她也是低『兩屆台中女中的：「她說的一點都不誇張。我進中女的那年，鍾曉萍剛畢業，可是她像是神獸經過的土地，寸草不生，一片枯荒。我們往下那幾屆，講到傳奇美女還是鍾曉萍這三個字，整個女校每年總該會出那兩、三個拔尖美人兒，但真的全給蓋住了，我記得那年我和幾個女孩兒，在台中一中外頭育才街那吃冰——那個地方，在那個年代的台中，就像現的信義區，全中部五縣市最秀異的花樣少女，像一個隱形的爭妍鬥豔的伸展台，最美麗的女孩都會在那出現，天頂雷電交錯，草原水澤邊毛色噴光的斑馬、梅花鹿、瞪羚……全挺著身架在那晃遊——突然有低聲

驚呼，「那是鍾曉萍！」她那時已是大學女生了，從對街走過去，真的不誇張，我們這一排，整條街的男孩女孩，全像電影裡定格靜止不動，好像綠燈也沒有敢動去走過馬路。所有人屏住呼吸看著她走過去。那真的像耶穌一身白袍凌波走過水面，你只想掉眼淚，真的好美，好美，像一隻鳳凰悠慢飛過一群雞鴨挨擠的農場上空，我猜她也習慣了總是這麼被所有人盯著。」

厂哀嚎地說：「我那個才是悲哀，我高一時被選進儀隊，我是把頭髮往上豎尖，鞋裡墊針包才想辦法擠進去。我們那時儀隊一定要選長得正的身材好的。但鍾曉萍呢，她是我上屆的儀隊隊長，據說她高一進去就被欽點跳級當隊長。那三年整個儀隊就是看她一個人的表演。真的，那個場面是你們現今無法想像，當時在台中，什麼省運，國際邀請賽，連職棒開打那幾年……重大場面都是我們中女儀隊負責開幕。那不是電子媒體特寫特效的年代。非常像古代紫禁城皇帝校閱三軍，當時的省主席是謝東閔，小小的站在司令台上，你就看到千軍萬馬層層列陣，各校的青春男孩女孩穿著儀隊制服，金扣繫帶肩章流蘇，全部挑選過的這些挺挺的駿馬，不，年輕男女，就烘托著一個鍾曉萍。她獨自出列走到閱兵台下，抽出腰刀刷刷刷刷舞出一片銀花，光憑她一個人就讓那烈日下原來貧瘠苦悶的年代，整個熠熠發光。整個場面鴉雀無聲，看她（真是美！真是俊！真是標緻！）挺拔帥氣地在那耍刀，咻咻咻咻，然後她把刀平舉，另一手插腰一百八十度轉向我們。刀上舉，簡單喊一身：『齊步！』我們才像騾馬牲口從夢囈中醒來，鼓號樂隊的節抽成背景音，我們和身邊其他同齡平凡的年輕身體挨擠成一個整體，才開始舉槍像道具，群眾演員一個動作按照一個動作……只有她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那一屆的儀隊隊長才真可憐，按說能當選一整年級的隊長絕對也是人中翹楚。但我記得鍾曉萍高三那年有一個交接儀式，就是上一任的旦角要把那魔術棒交給下一任的旦角。從前的傳統是老鳥作一場表演，把指揮刀交接給新隊長後，就是新人主秀了。但那一年特別怪，全校圍觀這場儀式，所有人都為了爭睹鍾曉萍的告別秀，整個設計像搖滾巨星的演唱會，鍾曉萍足足應觀眾（那可是如痴如醉，外校的全擠進來，大家喊著偶像的名字）要求表演了三個小時，然後交接儀式草草五分鐘結束。沒有人記得新的儀隊隊長叫什麼名字。我們後來聊起，都喊那繼位的叫『真不幸』……」

那是我自二十出頭之後，好久沒有這樣抓耳撓腮，無從趨近一個抽象的、極限的美，無從座標，沒有身世或和其他的身邊人小規模遭遇戰的戲劇性。「真的，林志玲、侯佩岑、什麼翁滋蔓……都只是甜美、清新……如果鍾曉萍在場，她們哪能叫美女。鍾曉萍就像天狼星，她掛那兒，你看著夜空，會說，噢，那是天狼星和其他的星星……」

我終於生氣了（因為我列舉作為參數的幾個年輕時對我亦如神仙姊姊的美人兒名字，全被她的鍾曉萍輕蔑掃成庸脂俗粉）：「操他媽的那妳說的這個鍾曉萍，現在在哪裡？」

K T V 包廂中，厂的美麗的臉像營火黯了些，分不出是哀傷還是時光迢迢女孩嫉妒陰暗的情感：「這些年來，我不只十次百次了，上網Google搜尋這個名字，但真的很邪門，一筆資料也沒有。她完全從人間蒸發了。」